

葛愛華／馮菊枝／周昭蕚／傅淑美／黃信樵
莊淑美／林金郎／游淑齡／聯合執筆

金筆小說

他們或許陌生，
却寫進你我的意識層。



希代文叢
154

金筆小說

希代編輯群策劃



金筆小說 希代編輯群策劃 定價12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印刷者：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2)9416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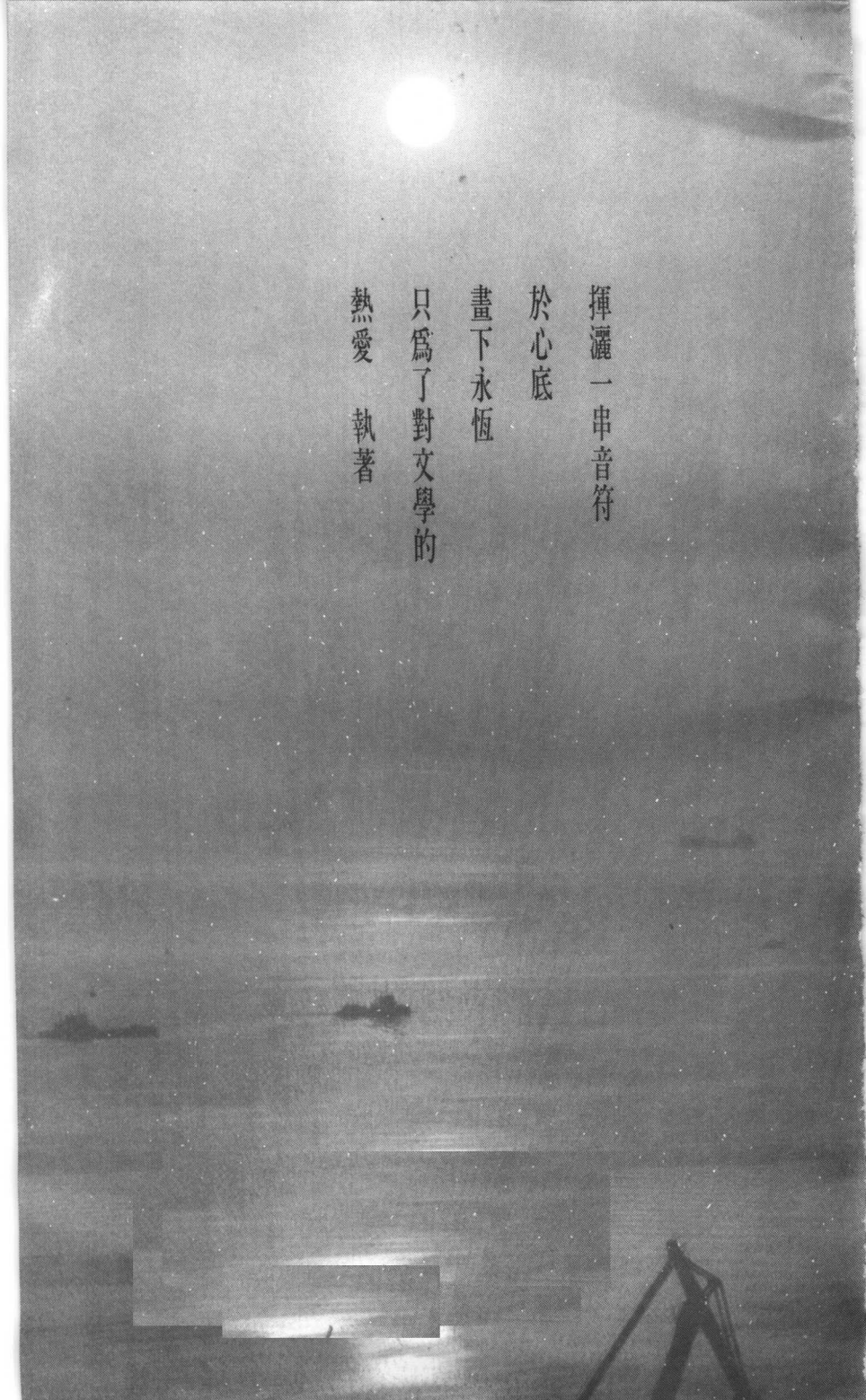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78年9月第1版第1刷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0017944-1(希代書版)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揮灑一串音符

於心底

畫下永恆

只爲了對文學的

熱愛 執著

文學的桃花源

——出版緣起

一段往事，點滴感觸，藉由文字的助力，可以為詩、可以為詞、可以為歌、可以為賦，使得短促的生命，得以多采，得以永恆。

而小說，更藉由故事結構性的文字排演，不僅刻劃了人們掩藏於心中的纏繞情思，更將某個事件或社會現象，攝錄在它特有的劇情對白，讓人們能夠清楚地觀看，再細細地思量，每一個所謂的問題，每一個所謂的困難，其癥結究竟在何方？

正因為在小說的天地裡，可以將詩詞歌賦含於其中；也可以描繪心靈；以及雕塑社會情景，再加上人們與生俱來的「看戲」嗜好，所以，小說創作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而且，隨著文中人物的悲喜境遇，人們的心情亦隨之起伏轉折，享受潮起潮落的刺激快感，為平淡無

味的生活增添些許動人的情趣。

然而，在這個樣樣都爆炸的時代中，不僅工商科技一日千里，教育水準也以等加速度往上提升。教育提升了，懂得欣賞文學和愛好文學的人也與日俱增，連帶的，從事文藝創作者更是難以計數，作品更是繁雜而衆多。於是，愛書者面臨了抉擇的困擾：如何才能從雜還紛紜的書冊中，選得一本令人細讀再三的好書，實非易事！

爲了使絕美的錦章，不致被淹沒於日日潮湧的書海之中；爲了使繁忙的現代人不再有擇書的苦惱。我們特地策劃這本小說極品——「金筆小說」以饗文學愛好者。

顧名思義，「金筆小說」便是頂尖之小說作品。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金」正代表至高無上、價值非凡、完美無瑕的寶物，以金爲筆，所流瀉而出的無疑是字字珠璣。

此書的八位作家，或許並非家喻戶曉、衆人皆知的大文豪，但是，他們的筆法同樣也是功力深厚，淬煉出生命的精髓，爲日益呆板單調的俗世，留下一些色彩——或耐看的淡；或絢麗的燦……。

如果說，文學是人世的放大鏡，那麼，小說就是紅塵的連續幻燈片。它靈活鮮明地播放著人世百態，也播放著萬千心緒，那如夢、如歌、如真、如幻的劇情，令人沈迷，也令人驚醒：紅塵一遭，是物迷人？還是自惑而不知？

縱使，世事多變，無一恆跡；縱使，繁雜人際，已然淡漠，然而，不變的是，內心深處

依舊是顆火熱的心；水泥叢林下滿是愛親愛土之人。

「金筆小說」，將人世中這些濃濃的思鄉情懷、綿綿的情愛戀曲……各以不同的故事來探討、來深究。當工作告一段落，何不輕鬆一下？隨著「金筆小說」進入文學的桃花源。或許不是香艷火辣，卻絕對教人再三回想。

目 錄

□ 文學的桃花源

5

——出版緣起

□ 當風從窗前走過

葛愛華

12

硯承把身子倚靠在他停在馬路邊的車門上，路燈反射車頂鐵青色的亮光，他抽著煙，煙霧、燈光把他圍在一抹悵惘的暈柔裏……

□ 星光滿天

馮菊枝

46

他仰望滿天的星光，突然想到留在大陸上的妻子兒女，也許他該回去探望他們，雖然他已想不起他們

的容貌。

□ 海之旅

周昭翥

70

我想，將在浣水湮出生的孩子，會像K一樣，有著如海的深藍眼眸，每個時刻，它閃現著完美，每一個罪惡，都在它之中攜含了恩赦。

□ 雲淡風輕

傅淑美

92

一直羨慕文青的堅強和練達，不沾情緣，誰知道呢？沒有轟轟烈烈的戀情，雲淡風輕的過客總會有吧！

□ 忍冬花

黃信樵

122

在那山上繞道經過一個被亂草封鎖的巖洞時，我突然地又想起了前事，怦然心動，悵觸彌深，魂牽夢縈，竟是此一巖洞，而今可說觸目驚心！

□ 武雄的女兒

莊淑美

146

一個只會花錢不會賺錢的男人是沒有價值可言，女的用青春換金錢，男的用錢財換愛情，到底誰佔便宜？

□ 我佛慈悲

林金郎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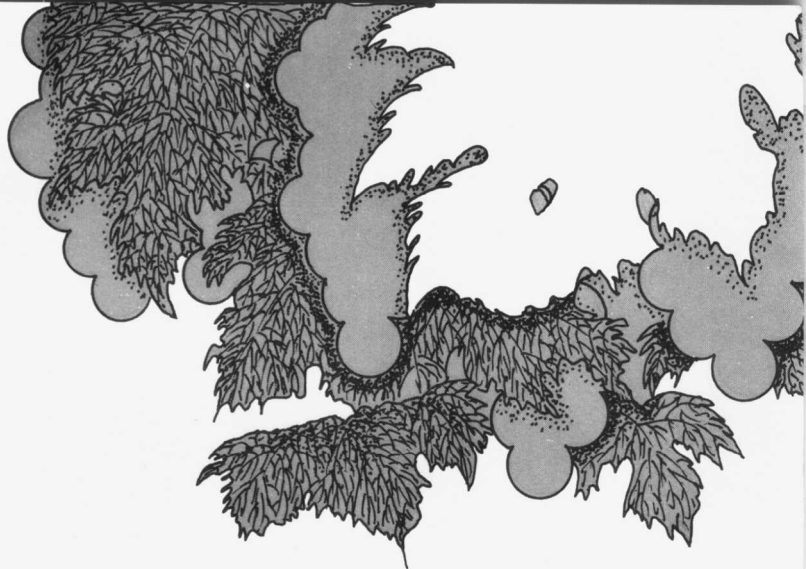
我愣了，眼前這個頭也不回的男孩，會是曾經讓小茜有個安全臂彎，感到安全的男孩？會是曾在路燈下，挨著冷風等小茜的男孩？會是給小茜有花送到沒花的男孩？

□ 青芒果之約

游淑齡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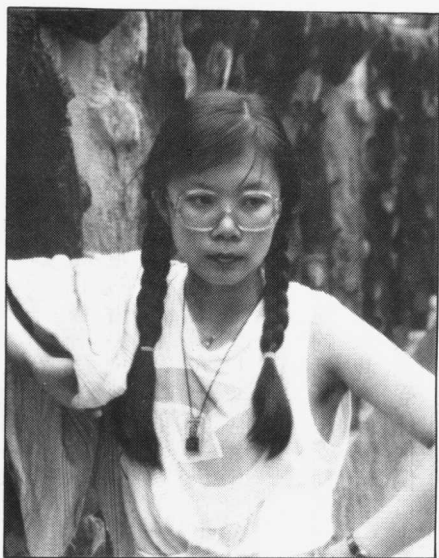
曾允文徐徐地咀嚼著那酸甜鎮齒的青芒果，那從食物榨壓出來的汁液，像綠青青臉上滑落的淚水一般，靜靜地通過他的咽喉、流進胃臟。



當風從窗前走過

葛愛華

硯承把身子，
倚靠在他停在馬路邊的車門上，
路燈反射車頂鐵青色的亮光，
他抽著煙，
煙霧、燈光把他圍在一抹悵惘的
暈柔裡……



葛愛華

自小就喜歡塗塗寫寫的葛愛華，小學四年級時便從舊的作業本裡，撕下空白的紙張訂成一本簿子，而後親自插圖及編寫小說。

這番經歷使葛愛華從此進入了寫作的領域，並在二十三歲那年出了第一本的短篇小說集。

創作的路程對她而言，是耐煩且寂寞的，並且需有冷眼虛名的淡泊，方能忠實地記錄無常的生命。

其實，這種決心是很好下的。

眉若吐出一口煙，將嘴唇抵成緊緊一線，然後把煙在水晶玻璃的煙灰缸擰了一下，抬眼看硯承——整個人全力以赴地等在那裏。她把眼睛調到他身後茶坊用來裝潢隔間的彩色藝術玻璃上，伸手下意識地撫著眉睫邊的一道細痕，另隻手的食指尖小心翼翼地碰觸著那寶藍色錦盒裏正在發著柔米色光暈的珍珠戒。臺子雖是純金打造，但式樣秀致高雅，珍珠傳遞一抹微潤在她的指尖，她笑了笑，把錦盒蓋一壓，推回他的面前。

「眉若……？」他輕喚，一張臉顰蹙著。

搭在她太陽穴上的手仍在輕撫那道細痕：「你知道的，硯承……」

「我不知道！」他急迫地：「我不知道究竟要多久？還有多久？我不知道在妳身上做了多少工？眉若——」

她截住他的話，用安靜透明的聲音：「硯承，我以為你應該知道的。」

「妳還以為我應該怎樣？」他終於被她那股氣定神閒的姿態逼得微愠：「不要以為一個不喊痛的人可以承受任何傷口！」

「你生氣了。」她吸了一口大吉嶺。苦澀的木味佔領她的口腔：「你可以不必承受任何傷口，我根本給不起你任何感覺，甚至是痛。」

「我應該要習慣了妳毫無溫度的言語，可是，到最後……到現在為止，我不知道我對抗的究竟是他，還是妳……」

她立刻站起身，背包往肩上一摔就跨步離去，他伸手去攔，撲個空，連忙喊她：「眉若！眉若……」

茶坊木刻鏤空玻璃門上垂的陶製鈴鐺教她一推嚇得驚慌而響，她的腳步停也沒停地往街心移去。

幾次了？弄不清楚幾次跟硯承循環著這種無聊的遊戲——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遞送、推拒著一枚戒子。硯承的勇氣復原的速度永遠跟他的記性成反比。她仰起臉，究竟是誰的記憶力不好？「秋老虎」利辣的陽光把周末的天空粉刷得有如盛夏晶藍。那晚，在她住的地方，硯承蹲坐在她的面前，用一種疼惜心折的輕責對她說：

「要對妳說幾次才肯明白？！念舊實在不是一件好事呀！」

「可是……可是我學也學不來遺忘……」

她把腳步停在面對著兩排商店繽紛櫥窗的街口，把手掌捏成兩枚拳頭，塞入衣襬的大口裏，舉步朝前，沒一會就淹沒在熱鬧的年輕身影中。

行健。

實在不願意想他的，尤其在這樣的天氣、心情，但偏偏硯承卻喜歡同她的記憶合作，拆散她原本就薄弱的定力。

商店大喇叭正在播放一首排行榜上的新歌，來來往往人羣中有兩三個女學生相擁嬉笑追跑，冷不防教其中一個擦撞在她右半邊身上，她楞了楞，偏過臉去看她們，撞著她的那個女學生，跑了兩步也回過頭來，短髮在風中搖開如一片小黑簾，一襲白上衣、黑褶裙，她彷彿看見自己——看見自己從那女孩的身形裏掙脫出來，朝前奔跑……朝前奔跑……跳上一列剛要離站的平快車……

她站在火車的臺階上，一手抓著扶手把子，一手按在自己起伏厲害的胸口，把背脊靠在門邊的車廂鐵板上，看清晨的薄霧在車輪轉動中漸漸散去，她調整回自己平穩的呼吸後才走進車廂；全是趕六點零六分這班車到高雄上課的學生，她在想，等父親真的獲得高雄那份差事，他們就可以搬進都市裏住社區公寓，她更不必這麼辛苦地一大清早早點也沒顧著吃就忙趕火車上學，她想，那時那部她吃餅乾摸獎得來的淑女腳踏車許能解脫她捨不得用的符咒而派上用場。車廂內倒還稀鬆，只是沒有空位，她早已習慣，幾年搭車經歷早把她訓練得不倒不移本領，就算搖晃激烈的平快車廂，她照樣能安之若素，一手扯頭頂護槓上的手環，一手掏出那塊在家咬了一大口的太陽餅，腳板恍如安在地上似的四平八穩。